

種。車一向好，大家全愛工役人兒，果的直立在月台上，苦刑咒長的列車全部

出了站方將回身出站時沈伯，再三勸慰我。但回家時三輛車上，人，人都不能住
。越一直抽，嘔。昨天一夜我倆都好睡，時，刻，常，醒。今天睡午覺，剛，
睡醒鬧醒，又呈心驚肉跳的醒了。昨夜月台上的滋味，多半午覺沒嘗到，
胸口抽痛，胃裏難過，只有后首失意的時候有過這經驗。今晚一天狂像
大病之後，一點精神沒得。媽，隨時隨地都忘哭，一醒時已經臉以不樣了，
乾得皮膚痛了，是這意思不住要哭。只說了句：一天到晚睡著天，哈，她又嗚咽不
了。真的，強升，你這一次真是，一天到晚睡著天，哈，她又嗚咽不
老到到五三年品目的事，我良心上的責備前直
傳，我永遠這對不延信，我永遠這補燻不了這種心口
開過我的形骸，上是不敢向媽，說。人生做錯，一
真得，巴士孔光沒得好，有些家過，不修補燻，不

昨夜一上牀，又把你的書重溫了一遍。可憐的強子，
那書相似呢？我也知道你從小受過挫折對於你今日的回身來此沒有幫助；但

的書重溫全張我的

十日號



傅雷家書

傅雷 著

我做夢，的鏡子起了好多罪重大的錯誤。自問一生對朋友對社會沒有做什麼對
不該的事，就是在家庭中，對你初婚媽，作了不少有礙良心的事。——這些都是
一手中事，起初的，不過這皆天特別在腦海中盤旋不去，像惡夢一般。五個
這了四十五歲，又作怪，真正覺醒！

Family
Letters

傅雷家书

傅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雷家书 / 傅雷著. —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11（2020.12重印）

ISBN 978-7-5339-6308-8

I. ①傅… II. ①傅… III. ①阅读课—中学—课外读物 IV. ①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24951号

傅雷家书

傅雷 著

责任编辑 金荣良

内文编选 省登宇

装帧设计 张一一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 址 www.zjwycbs.cn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31千字

印 张 10

印 数 25,001—35,000

版 次 202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12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9-6308-8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目录

001	一九五四年
053	一九五五年
093	一九五六年
121	一九五七年
127	一九五八年
129	一九五九年
133	一九六〇年
149	一九六一年
205	一九六二年
235	一九六三年
249	一九六四年
269	一九六五年
291	一九六六年
299	附录一 傅聪的成长
306	附录二 傅雷遗书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

聪：

车一开动，大家都变了泪人儿，呆呆地直立在月台上，等到冗长的列车全部出了站方始回身。出站时沈伯伯¹再三劝慰我。但回家的三轮车上，个个人都止不住流泪。敏一直抽抽噎噎。昨天一夜我们都没睡好，时时刻刻惊醒。今天睡午觉，刚刚蒙眬阖眼，又是心惊肉跳地醒了。昨夜月台上的滋味，多少年来没尝到了，胸口抽痛，胃里难过，只有从前失恋的时候有过这经验。今儿一天好像大病之后，一点劲都没有。妈妈随时随地都想哭——眼睛已经肿得不像样了，干得发痛了，还是忍不住要哭。只说了句“一天到晚堆着笑脸”，她又呜咽不成声了。真的，孩子，你这一次真是“一天到晚堆着笑脸”！叫人怎么舍得！老想到五三年正月的事²，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

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温了一遍。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自

1 指沈知白，傅聪当时的乐理老师。

2 一九五三年年初，傅雷曾因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的问题和傅聪发生激烈争论，致使傅聪离家出走，一个月后才回家。

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里，对你和你妈妈做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这些都是近一年中常常想到的，不过这几天特别在脑海中盘旋不去，像噩梦一般。可怜过了四十五岁，父性才真正觉醒！

今儿一天精神仍未恢复。人生的关是过不完的，等到过得差不多的时候，又要离开世界了。分析这两天来精神的波动，大半是因为：我从来没爱你像现在这样爱得深切，而正在这爱得最深切的关头，偏偏来了离别！这一关对我，对你妈妈都是从未有过的考验。别忘了妈妈之于你不仅仅是一般的母爱，而尤其因为她为了你花的心血最多，为你受的委屈——当然是我的过失——最多而且最深最痛苦。园丁以血泪灌溉出来的花果迟早得送到人间去让别人享受，可是在离别的关头怎么免得了割舍不得的情绪呢？

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地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恨与热爱呢！

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

亲爱的孩子：

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这一类的话我们不知有多少可以和你谈，可是不敢说，你

这个年纪是一切向往的，不愿意回顾的；我们啰里啰唆地抖出你尿布时代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时代的往事，会引起你的憎厌。孩子，这些我都很懂得，妈妈也懂得。只是你的一切终身会印在我们脑海中，随时随地会浮起来，像一幅幅的小品图画，使我们又快乐又惆怅。

真的，你这次在家一个半月，是我们一生最愉快的时期；这幸福不知应当向谁感谢，即使我没宗教信仰，至此也不由得要谢谢上帝了！我高兴的是我又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尽管将来你我之间离多别少，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温暖的，不孤独的。我相信我一定会做到不太落伍，不太冬烘，不至于惹你厌烦。也希望你不要以为我在高峰的顶尖上所想的，所见到的，比你们的不真实。年纪大的人终是往更远的前途看，许多事你们一时觉得我看得不对，日子久了，现实却给你证明我并没大错。

孩子，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得到的少。尤其是近三年来，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增了几许深刻的体验，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学到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

你走后第二天，妈妈哭了，眼睛肿了两天：这叫作悲喜交集的眼泪。我们可以不用怕羞地这样告诉你，也可以不担心你憎厌而这样告诉你。人毕竟是感情的动物。偶然流露也不是可耻的事。何况母亲的眼泪永远是圣洁的，慈爱的！

.....¹

这几日恩德²特别来得多，大概她领会到我们的心情，想来安慰安慰我们。年轻人的影子，的确能使我们想到你，见了她似乎可聊以解渴。

1 省略号表示此处有删节，全书同。

2 指牛恩德，傅聪年轻时的琴友，被傅雷夫妇认作干女儿。

本想等你信到时再添上几句，既然等不到，只得先发。祝你新年快乐。

* * *

你知道我们很想知道你的饮食起居，住的屋子、寒暖、床铺等等零星事，当然也很想知道乐理学习如何安排，还有俄文。来信潦草不妨，只求详细些！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日 除夕

亲爱的孩子：

等了多久，终于等着了你的信。你忙，我们自然想象得到，也自然原谅你写信写得迟。只担心一件事，怕你吃东西不正常不努力，营养不够。希望你为了我们，“努力加餐饭”！我指的特别是肉类，不一定要多吃米饭。

刚才打电话去问中国旅行社，说琴已经装出，在路上。你可请张宁和代向北京中国旅行社嘱咐一番，琴到时搬运要特别小心。北京坏了琴，没人修；这是一件大事，不用怕麻烦人家。……运到团里时，外面包的箠，千万不要自己拆，很容易刺坏手，而你的手，不用说该特别保护！粗绳子也容易伤手。你一定要托工友们代办。以上两点，务望照办为要！

勃隆斯丹夫人有信来，附给你。看过了仍望寄回。昨晚七时一刻至八时五十分电台广播你在市三弹的四曲 Chopin [肖邦，波兰钢琴家]，外加 encore [英文“加演”的意思] 的一支 *Polonaise* [《波洛内兹》]，效果甚好，就是低音部分模糊得很；琴声太扬，像我第一天上到小礼堂空屋子里去听的情形。以演奏而论，我觉得大体很好，一气呵成，精神饱满，细腻的地方非常细腻，tone colour [音色] 变

化的确很多。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很感动。好孩子，我真该夸奖你几句才好。回想五一年四月刚从昆明回沪的时期，你真是从低洼中到了半山腰了。希望你从此注意整个的修养，将来一定能攀登峰顶。从你的录音中清清楚楚感觉到你一切都成熟多了，尤其是我盼望了多少年的你的意志，终于抬头了。我真高兴，这一点我看得比什么都重。你能掌握整个的乐曲，就是对艺术加增深度，也就是你的艺术灵魂更坚强更广阔，也就是你整个人格和心胸扩大了。孩子，我要重复Bronstein [勃隆斯丹] 信中的一句话，就是我为了你而感到骄傲！

* * *

今晚还有你的 *La fille aux cheveux de lin*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播音，后天还有你二十五分钟的节目。

一九五四年二月四日

好孩子，你忙，你提笔远不如弹琴那么容易。好吧，我们不再要求你多写信。我也忙，可是十分钟一刻钟就能给你写上一张纸。只要你不嫌烦琐，我可以常常跟你谈天，譬如听我独白。只要你的静默不是为了病，我绝不多操心。

* * *

昨天下午电台又播送你弹的勃拉姆斯五支，效果也比当天的好。Hindemith [亨德密特] 那本乐理要不要寄给你？

一九五四年二月五日

二月二日的信收到。第一次的明信片始终没有着落，所以我们自以为耐着性子等了一星期，才得到你的消息。倘若要买乐谱或是唱片，尽管来信，我可以寄钱。在我有能力的时候，你要是喜欢我帮你一些忙，这是对我莫大的安慰。倘若精神上思想上我已经无能为力，至少别拒绝我物质方面的助力！前信已说过，你忙，少写信不打紧，决不怨怪。只是饮食务须有度，营养必须充分。

你们合送韦贤彰的礼很好。不知是否精装，但与每人出的份子钱数目合不起来。（四本装的要十六万元一千，怎么三人各出四万就够？）工作勿太紧张，连语文在内，不必急在一时，主要还是消化得好，否则随记随忘，亦是空的。尚君带来的衣料已去取来。有一听自己做的小点心托他捎给你，妈妈嘱咐千万不能代替正餐，只供夜深时临时充饥。草草即问近好！

* * *

琴送到后即来信！参看前二信所嘱办法。

一九五四年二月五日（明信片）

聪：

琴到时望注意两点：

（一）箴包拆去后，琴顶上要把稻草细细取尽，否则揭开盖子，容易把屑末掉入，影响锤子及钢丝；

（二）粗麻绳二根，是我们特意买来的，共值九万元，且不易购得，拆下后务必妥存，将来搬动时仍要用到。千万注意为幸！睡眠八小时，对你恐不足，最好争取洗脸时间，多睡半小时。

* * *

维他命 B 每顿三粒，维他命 C 每天二粒，勿忘为要。平日可多

吃牛油。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孩子：

七日两信同时收到。北京当地钢琴运费，过几日中旅会派人来收，届时必有图章（此章务必妥存！）及迁出证等交给你。（琴上用的粗麻索——非草绳——望妥存，前有明信片提及。）

屋内要些图片，只能拣几张印刷品。北京风沙大，没有玻璃框子，好一些的东西不能挂；黄宾翁的作品，小幅的也有，尽可给你；只是不装框不行。好在你此次留京时期并不长，马虎一下再说。Chopin 肖像是我二十三岁时在巴黎买的，又是浪漫派大画家 Delacroix [德拉克洛瓦] 名作的照相；Mozart [莫扎特] 那幅是 Paci [百器] 遗物，也是好镌版，都不忍让它们到北京光秃秃地吃灰土，故均不给你。

读俄文别太快，太快了记不牢，将来又要从头来过，犯不上。一开头必须从容不迫，位与格均须要记忆，像应付考试般临时强记是没用的。现在读俄文只好求一个概念，勿野心太大。主要仍须加功夫在乐理方面。外文总是到国外去念进步更快。目前贪多务得，实际也不会如何得益，切记切记！望主动向老师说明，至少过二三月方可加快速度。……

上海这两天忽然奇暖，东南风加沙土，很像昆明的春天。

……………

我正在预备一样小小的礼物，将来给你带出国的，预料你一定很喜欢。再过一星期是你妈妈的生日，再过一个月是你的生日，想到此不由得悲喜交集。

.....

为了争取睡眠时间，希望尽量逼逼自己，把刷牙及大便时间减少。早上起来有没有参加早操？若然，甚望将我们的基本姿势¹带进去。

这几日开始看服尔德 [即 Voltaire, 今译伏尔泰] 的作品，他的故事性不强，全靠文章内若有若无的讽喻。我看了真是栗栗危惧，觉得没能力表达出来。那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²那一套。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

* * *

不穿的西装仍放在衣箱里，免吃灰。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

聪：

上午寄出二个小包，内零星桌布、图画钉、剃须膏——剃胡割破皮肤，可将该膏蘸水少许，在破处轻摩数下，即可止血。又画片一包、乐理一册（分两包）。下午又寄小包二个，内窗帘及床罩，可将原用床罩改作遮琴布。德彪西谱三册亦已寄出。上午的二小包裹是普通包裹，下午二个是快包（妈妈上午没知道有快包可寄）；但快的也要一周左右，普通的恐须半个月。届时都会送去，毋须自己上邮局。在你去天津期间，可先嘱托收发室代盖“团的收件章”收下，否则邮差留下一张包裹条子，仍要你进城去拿的。下午的小包内附有牙刷三只，此系新产品，每只八千元，我用过很好，价亦比旧式的

1 指太极拳。

2 必姨指杨必，钱伯母指杨绛。

贵一半。望细细藏妥。每只至少可用一个月。Scriabine [史克里雅宾] 及 Cortot [科尔托] 的谱子，须下周内装妥。今日的三册德彪西是挂号寄的，此等谱千祈小心，勿遗失，勿随便借出去，实在得之不易。

* * *

演出后望将节目表寄一份来。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九日

孩子：

奇怪得很，你的明信片署的日期是二月十一日，北京邮戳是二月十六日，相差五天，不知是何缘故！我们昨晚（十八日）接到了信，今晨妈妈亲自去找李维宁，他病在家里，问过他，说是大概分四个号数（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现在每个给你配两根，就是说，以后你每断二次，还有办法。你不妨问问替你换弦的人，哪一根（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最容易断，你自己也知道哪几根线容易出毛病，可问明属于哪一号的。写信来告诉我们，有便再替你捎去。倘底下的粗弦断了，那么新的粗弦必须寄回上海，要利瓦伊门替你绕过。这种手续在北京恐怕更没人作。paraffin oil [石蜡油] 一整瓶。平时少用些力气，靠搽油补救也不是办法。寄的四个小包裹，一包画片、三本 Debussy [德彪西]、一本 Cortot、一本 Scriabine，是否都收到？包皮纸倘非破烂不堪，还是收起来，备以后寄回时用。托尚君带的小点心，想必收到？中旅社问你牧过账没有？图章及迁出证送给你没有？来信都望一一告知。近来身体怎样？倘觉干燥，据林伯伯说，只有多喝开水。睡眠务须充足，一切总以身体为重，这是最基本的本钱！又托巫漪丽带上维他命 B、C 各一瓶，日常要吃，别忘了。Bronstein 夫人的信可即寄回来。匆匆祝好！

.....

注意：钢丝上有小条子，标明号数，切勿丢掉，否则以后不易分清。钢丝弹性很足，有弹伤眼睛身手的危险。你自己千万不可随便拉开，一定要让动手做的人收场，而且每次换的时候，号数布条就要缚上去，否则要弄糊涂的。望你牢记在心上，千万千万！

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

聪：

我也好久不写信给你了，因为老等你音乐会的消息，预备来了信再复。今日收到节目单等，因过超重，欠资一千六百元，此后遇此等情形可先多贴一倍邮票。

音乐会成绩未能完全满意，还是因为根基问题。将来多多修养，把技术克服，再把精神训练得容易集中，一定可大为改善。钱伯伯¹前几天来信，因我向他提过，故说“届时当作牛听贤郎妙奏”，其实那时你已弹过了，可见他根本没知道。且钱伯母最近病了一星期，恐校内消息更隔膜。

中旅社不知要多付多少钱，倘因这意外开支和公债等等，钱不够用，望即来信，不能因之而在伙食上节省！千万千万！

我仍照样地忙，正课未开场，旧译方在校对，而且打杂的事也多得很。林伯伯论歌唱的书稿，上半年一定要替他收场，现在每周要为他花费四五小时。柯灵先生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又要我提意见。

近日上海春寒甚厉，出去打一个电话，手即痉挛，作此书时亦是手指半僵。

1 指钱锺书。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九日

亲爱的孩子：

上回刚想写信给你，不料病倒了。病好了不及两天，又发烧，前后八九天，至今还没恢复。今天初到阳台上一望，柳枝上一星星地已经有了绿意，想起“蕉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两句，不知北地春光是否已有消息？

我病的时候，恩德差不多每天来陪我。初期是热度高，昏沉得厉害；后来是眼睛昏花（到现在还没好），看校样每二三行就像一片云雾在眼前飘过，书也不能看，只能躺躺坐坐，整日待着；幸亏恩德来给我说说笑笑，还拿我打趣，逗我上当，解了不少寂寞。今晨她又在医院里开刀了，刚才牛伯母有电话来，说手术时间只花了一小时半。但愿这一次开得成功才好。

你近来忙得如何？乐理开始没有？希望你把练琴时间抽一部分出来研究理论。琴的问题一时急不来，而且技巧根本要改。乐理却是可以趁早赶一赶，无论如何要有个初步概念。否则到国外去，加上文字的困难，念乐理比较更慢了。此点务要注意。

上次去天津是不是弹的 Forster [福斯特] 顶好的琴？来信未提。

巴尔扎克另一部小说《夏倍上校》，十天后可出版，届时当送你一本。《嘉尔曼》再版了，我带印有好纸的，你要送朋友吗？可来信把名字告知，我题了寄你。

你来信少没关系，只是挂念你的身体。有空涂几行来。

迁出证、图章等有否向中旅社领回？迁出证有否交与团方？钱付了公债，够用否？妈妈新寄的一条窗帘已收到否？

才起来写字，不多谈了，祝好！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孩子：

这一回你隔了差不多二十天才来信，因为我一直闹病，很担心你也病了。我从三月十二日起好好歹歹一连发烧发了三四次，而且每次热度都很高。上回热度退后有过一封信给你。不料二十二日下午又来了高热，林伯伯听了肺，说是气管炎。幸而隔了一天半就退净，只是身体屡经打击，一时恢复不过来。

在公共团体中，赶任务而妨碍正常学习是免不了的，这一点我早料到。一切只有你自己用坚定的意志和立场，向领导婉转而有力地争取，否则出国的准备又能做到多少呢？特别是乐理方面，我一直放心不下。从今以后，处处都要靠你个人的毅力、信念与意志——实践的意志。我不再和你说教条式的话，去年那三封长信把我想的话都说尽了；你也已经长大成人，用不着我一再叮嘱。但倘若你缺少勇气的时候，尽管来信告诉我，我可以替你打气。倘若你心绪不好，也老老实实和我谈谈，我可以安慰安慰你，代你解决一些或大或小的烦恼。

.....

你年事尚少，出国在即；眼光、嗜好、趣味，都还要经过许多变化；即使一切条件都极美满，也不能担保你最近三四年中，双方的观点不会改变，从而也没法保证双方的感情不变。最好能让时间来考验。我二十岁出国，出国前后和你妈妈已经订婚，但出国四年中间，对她的看法三番四次地改变，动摇得很厉害。这个实在的例子很可以作你的参考，使你做事可以比我谨慎，少些痛苦——尤其为了你的学习，你的艺术前途！

另外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我一生任何时期，闹恋爱最热烈的时候，也没有忘却对学问的忠诚。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